

月亮的洁白持久永恒,就如同童年的时光,永存记忆。

诗寻四时月

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(16)班
柳思涵

月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词语,古人赏月创作了无数优美动人的诗篇,他们对月表明了自己的志向,付出了自己的情感,升华了自己的思想,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一首首诗中编织成了五彩的梦。

“滟滟随波千万里,何处春江无月明!”春天的夜晚,我常常和姥姥坐在江畔,看着一弯新月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,照耀着江水,泛起粼粼的银光。月光照在长满绿芽的柳树上,洒在地上留下些淡淡的阴影。我折下几枝柳条,编成一个小花环,将刚采来的狗尾巴草和小野花插在上头,给微笑的姥姥戴上。皎洁的月光洒在姥姥身上,像给她穿上银衫一般,美极了。

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”夏天的夜晚,月亮挂在树梢上,让炎热的世界多了层朦胧,清风吹过,又多了分清凉。我拎着灯笼,拉着姥姥,踏着月光去寻找蝉。远

远的,几只蝉在树上“知了知了”没完没了地叫着,当我们靠近时,又“吱”的一声没了音,我总是找不着它。姥爷一边安慰我,一边用蒲扇为我带来几丝凉风。没过多久,我累了,无趣了,姥爷便背着我回了家。门口,姥姥正坐在凳上,织着毛衣。月光让这世界明亮了几分。

“皎皎秋空八月圆,常娥端正桂枝鲜。”中秋的夜晚,院中的桂花怒放着,香气四溢。餐桌上摆满了各式月饼和水果。我们围坐在桌旁,边吃边观赏着那如玉盘般的月亮。姥姥给我讲着嫦娥奔月的故事,爸妈给姥爷讲着工作趣闻,我一边听着一边笑,幸福就像月光一样溢满世界。饭后,我们一家人漫步到山脚下,溪水顺着长着青苔的山石流淌下来,月光照耀其间,给山增添了几分柔和的光辉。

“吹灯窗更明,月照一天雪。”春节的夜晚,月光与白雪相互交映,照进屋内,即使不开灯,房间也如白昼明亮。十二点一到,我便冲上屋顶,看姥爷燃放礼花。“呼”的

一声,礼花冲上天空,绽放开来,天空顿时变得五彩斑斓。皎洁的月光又给这斑斓蒙上一层圣洁的光辉。上升,绽放,下落,消失,色彩绚丽却是如此的短暂,让人惋惜,唯明月亮的洁白持久永恒,就如同童年的时光,永存记忆。

又是一年月圆时,我吃着月饼望着天空,月光依然皎洁如初,童年已在不知不觉中逝去,姥姥姥爷也不在我身边,想到这有些伤感。

“夜初长,人近别,梦断一窗残月。”即使在诗中,月也不可能永远都是圆的。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”而我们又怎么可能永远不变呢?虽然童年已逝,但童年的快乐记忆犹新;虽然今年中秋姥姥姥爷不在身边,可家人们依旧爱着我,我和姥姥姥爷依然共在这一片皎洁的月光下。想着这些,我不禁释然了。

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我会永远记住这童年的幸福,好好珍惜美好的亲情。

指导教师:江武金



《荷》 林文静(10岁)

这一场牙齿的战斗,让女孩懂得了任何一次改变都是需要付出的,可能是汗水,可能是舍去……

口腔里的春天

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
董家琪

2021年9月24日的夜晚,口腔根据地日夜与牙套作斗争的“解放军”牙齿们,在经历了时长两年半的战争后,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。

春天,虽姗姗来迟,但总是带着焕然一新与纯洁无比的“白”款款而来。

躺在口腔综合治疗器上的我能清晰地听到心“扑通、扑通”有力地跳动着,迸发出兴奋而又忐忑的火花。医生戴着口罩的脸在我眼前不断放大,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头待宰的羔羊。

医生拿着冰冷的钳子撬开紧紧粘在牙齿上的托槽。没有温度的器械在口腔内撞击着。“咔嚓——”一个托槽瞬间被撬起。“咔嚓……”数颗托槽像多米诺骨牌一般,顺次从

牙齿光洁的表面上脱离。我似乎能感受到牙齿挣脱了束缚的兴奋与激动。往日总在嘴唇外放荡不羁的月牙,像脱缰的野马般想要冲出紧闭的双唇,去感受失联了两年多的自由生活。此时,若是用心聆听,一定能听到它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

当牙套军团彻底地从口腔根据地撤离时,时隔两年我再次感受到了那熟悉的触感。舌尖缓缓滑过每一颗牙齿的表面,酥酥麻麻,滑滑如初,不再是那扎嘴的钢丝与凹凸不平的触感。眼角竟有一丝酸涩。我与牙齿就像是失散多年的姐妹,岁月如梭,一晃多年,再见,已恍若初见。

飞速旋转的小钻头在牙齿表面上摩擦,将牙齿表面的残留胶水磨成碎末,强烈的光线照在四处飞溅的胶水细渣上,像喷泉似的飞起,坠下。磨到牙床边上,与牙齿的交界

处时偶尔也会磨破牙龈,味蕾间饱蘸着血液的腥甜与消毒水的独有气味。

“好了,胶水我已经帮你抹干净了,今后你就解放了,但是保持器不要忘记带。”医生的眼镜背后是一双满含笑意的澄澈的双眼。随后,他拿来一面镜子,“看看满意吗?”

镜子里是一位咧着嘴,牙齿洁白整齐的女孩。回忆起曾经龅牙且满口黄牙的自己,镜中的女孩开怀地笑了。这一场牙齿的战斗,让女孩懂得了任何一次改变都是需要付出的,可能是汗水,可能是舍去……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。

牙齿的春天终于到了,那是在牺牲了四员猛将,经历了两年的旅途奔波之后。

茶水在口中翻滚,那一刻口腔的春——芳香四溢。

指导教师:姜见知

菊普茶伴我走过多年,母亲已经“青丝变白首”,可是“菊普茶”的味道依旧不变。

念茶



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(16)班
王尧霆

桌边的茶杯里装满了茶,普洱让汤色变得红亮,菊花在红亮中盛开。我轻轻抿了一口茶,一口清爽在舌尖蔓延。思绪引领着我,脱离了现在,回到了过去。

“茶者,茗也。”小时候,我便爱上了茶。品茗,并非我家的习惯,只是有一次不知为什么,我喜欢上了喝茶。母亲便特意去学了些茶艺,说是为了多了解一门技艺,其实是为我。

为了我,母亲还特意创造了一种新茶——“菊普茶”。“菊普茶”为我家特有,其实并非是一种真正的新茶,而是菊花茶与普洱茶的混合

产物。菊花的清爽,配上普洱的清爽,那绽放开花的菊花,与那似秋枫一股沉浮的普洱携手起舞。真是奇妙的搭配。

想要菊普茶好喝,那么泡茶时可要特别注意。母亲先是将煮开的水倒入茶壶中,然后将一朵菊花放进去,随后将普洱茶罐打开,用小木夹夹起一些黑黑的茶叶放进茶壶中,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,茶叶不能一次放太多。母亲每次都是放一点,观察一下,生怕放多了茶的味道不对。

“妈,好了没有?”我催促道。“快了快了,再等一小会儿!”

漫长的五分钟后,母亲终于把茶倒进了我的茶碗里。看一眼茶汤,那颜色非黄非红,而是如同小树

般的浅棕,看来在颜色的“战斗”上,双方谁也没有获得胜利呢。抿上一口,一股清甜清爽溢满口腔,普洱的清爽菊花的清爽融为一体,恰到好处。

母亲在一旁歪着头看着我,好像在询问好不好喝,又好像在害怕满足不了我的口味。我又细品了一下,有一点点涩味,像极了未熟的海棠入口时的味道,不对,并非是那种涩中带酸的味,而是有一点点回甘。这一点点涩的底色让清爽更为爽口,进入了咽喉时,那清爽便带着回甘一起流入了我的全身。

“好喝,真的如同一次奇妙的旅程!”我情不自禁地赞叹道。母亲微微一笑:“好喝就好,以后妈妈每天给你泡。”

后来,每当我疲倦时,母亲会给我泡一壶菊普茶;每当我郁闷时,母亲会给我泡一壶菊普茶;每当我烦躁时,母亲也会给我泡一壶菊普茶……它就像一副万能良药,能消除我的疲惫,让我精神振奋,心情平静。

如今,我已经上了初二,菊普茶伴我走过多年,母亲已经“青丝变白首”,皱纹爬上了她的额头,眼角的鱼尾纹也越来越深,可是“菊普茶”的味道依旧不变。

我又轻轻地抿了一口茶,一口清爽在舌尖蔓延,一股温暖在全身弥漫。我知道,那便是母亲对儿子的爱。

指导教师:江武金



《钥匙》 康宇轩(7岁)

这青白相间的色调静静地端坐在历史的长河边,用超然的目光凝望千年来的波涌浪起。

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
杜艾嘉

一块块蓝白相间的布轻轻随风摇曳。

看到研学宣传图中的扎染项目,我的心立刻被吸引住了。在以往的印象中,扎染就如一位端庄典雅的贵妇人,可望而不可及。这次研学给了我一次与它偶遇的机会。

随着教官的讲说,我才慢慢认识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扎染:它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,在唐朝达到鼎盛,在明清民间得到复兴,20世纪,扎染还是一种很大众的染布方式。

我的思绪也似乎飘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:民间的女子穿上白底蓝花的衣裳,活脱脱一小家碧玉的形象,回眸一笑百媚生;朴素的木屋泥地,拮据的生活,因为添了一块扎染的床单而熠熠生辉……

是那样美好的色调。

开始尝试手工扎染了。我生疏地将白布折成一个奇怪的形状,费力地用皮筋扎紧。当第一滴蓝色染料慢慢在白布上溢开时,原本束手束脚尝试的我好似抛开百般禁锢一般,逐渐大胆地染上色,涂抹出一个又一个深浅不一、颜色迥异的色斑,甚至有了泼墨的效果。

我永远忘不了自己怀着期待的心情慢慢松开皮筋的那一刻,尽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,但那时的心情,只是享受未知对心灵的冲击力,享受那流传千古的技艺与心灵的相遇。

虽然在扎染坊有许多染料可供选择,但比起那些夺目光彩的扎染作品,我更喜欢那抹古朴的深蓝。沉默地在一旁,不喧嚣,不争夺别人的目光,带着几千年前的袅袅余音,与我偶遇了。

我仿佛看见,这种传统艺术,正在现代焕发新的光彩。

我仿佛看见,这青白相间的色调静静地端坐在历史的长河边,用超然的目光凝望千年来的波涌浪起。

我仿佛看见,这名为扎染的文化,正向我款步走来!

指导教师:姜见知

我用手掌去触摸老柳的心跳,听!如此平稳,匀称,不紧不慢。

西安市西工大附中分校初三(A3)班
胡瑞东

匆匆地,春去夏归,刹那间,感到天地一片空白,没有了任何季节的痕迹。直到昨夜,才有一阵晚风吹醒了秋天。

最先发觉这秋的,是一颗老柳。暮色中,老柳粗壮的树干像是蘸满墨的毛笔遒劲地一竖。发散的枝条笼出一片阴影,在微微地婆娑。估摸着树龄也有百年了。

老柳或许有一段值得铭记的过去,但它的现在却是暗淡的。它的周围是车道,侧上方还架着新建的宽大的桥。它被高高的石壁围着,连根部也被水泥盖着。与其说它被完整地保护着,不如说被囚禁着。它十分幸运地挺过了战火,挺过了饥荒,却在和平年代,艰难地呼吸着。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石壁,想同它握手。他苍老的容颜挤出了一丝笑容,面对一个少有的访客,它诉说着岁岁的秋天,感叹着风的匆匆,尽力挽回的手悬滞在半空中,独自吟唱那月几圆。

我想象着它那大半生。在一个迷人的春天,与另一枝柳不期的碰撞;在一个活力的夏天,向着天空发出海誓山盟;而将在一个冬天,平静地挥手告别。可种种不测与无奈乃至痛苦都在索然漫长的秋天里默默忍耐。儿子踏上一段不归的旅途,妻子的音容也恍如隔世。两侧匆匆的车流如同无情的岁月之河穿流。车中各自一方的人们,谁又会顾暇一棵不被提起的老柳。最多是好奇的行人驻足拍照,失意的朋友举杯痛饮。终是该留的不留,该走的不走;有心里话无处倾诉,有实情不必吐露。秋天,如此单调乏味。

我用手掌去触摸老柳的心跳,听!如此平稳,匀称,不紧不慢。此时的秋风轻而柔和,秋月气定云闲,仿佛老柳是在与自然合韵。老柳脚下,是熟睡了的小草,一副稚嫩乖巧的脸蛋,它们轻轻地依偎在老柳身上。这时,我才感受到,寂静的秋天,不是单调乏味而满目忧伤的。你看这恬静的爷孙,他们蕴藏着磅礴的生命的力量。有了他俩的秋天,便是生机盎然的!

此时,秋夜之风轻快起来了,带有一份秋天的活力。城市霓虹灯熄了,四周的石壁倒了。老柳在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呼吸着。

欲说还休,只道:“天凉好个秋。”

指导教师:惠军明

灯亮了,我独坐在桌前,白纸上,早已泻下一股墨香。

秋夜

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楼婷钰

灯灭了,我独坐在一把小摇椅上听雨声。

月光从阳台外倾泄进来,越过玻璃推门,洒在我的脚边。我倚旁的小台桌上正煮着红茶,只有飘飘絮絮地如同火车喷气般的白汽陪着我,好久没有在秋天听雨声了,我悄悄关了灯,感受秋天踱来的声音,心也像镀上了一层潮湿的雾。

凭栏摇晃,暮春的夜色罩住了熟睡的小县城,他的最后一丝喧闹被雨磨灭了,我望见遥远的那头有萤火的斑点光,顺着路灯,一路亮到了天边。雨,丁零当啷敲在瓦片上响,落在水洼中咕咚地叫,滴滴答答滴滴答答,和墙上秒针达成共鸣。此时我端着茶,透过窄窄的玻璃,看到窗外漫天云雾。雨有一下没一下滴着,所有声音都融化了。

此时,我想起了我们的初三生活,就像这马不停蹄的秋雨,有了写不完的心绪,繁忙的功课,紧迫的压力,都偷偷装上了我们的行囊。我多想,让这初秋的夜晚融化我的烦恼,埋葬我的喧嚣。

雨缓了,茶沸了,但不久又开始猛然啜吧啜吧个不停,像它蓝色的灵魂在解答深夜张望的人的困惑。我瞳孔惊了一下,悄然明白,节奏加快的生活中不乏偷闲的惬意,但最终都应顺应节奏,进入如海的人流,因为我属于那里,就像这永不停歇的雨,雨落成流最终属于我未曾见过的山海。

潮湿的雨滴沾在我的睫毛上,我心上开了一朵花,抿一口红茶,我突然笑了。

灯亮了,我独坐在桌前,白纸上,早已泻下一股墨香。



《恐龙》 贾子儒(9岁)